



小城故事多

黎阳城

20 新闻学 李梓凡

年龄小些的时候，我喜欢夏天坐在护城河边的城墙上，看这条流过漫长岁月的河流和河岸边密密匝匝盛开的油菜花。就那样迎着夏日里闷热的风也不干些什么，一坐就是一下午。直到日头偏西晕染出满眼橙红色，才攀着城墙破碎的石块跑回家去。

从前，这个小县城还不叫浚县，叫黎阳，城里生活的都是些勤勤恳恳的农人，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黎阳收，顾九州”大概是那个时代对这方土地上生活着的普通老百姓最崇高的赞誉。后来时光流转，这片土地上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剩下的老物件也不多了，城中中间的钟鼓楼算一个。那个钟鼓楼挂四面都挂着块匾，用金漆规规矩矩写着“文治阁”几个大字，朱红色的

墙漆在岁月的打磨下斑斑驳驳，露出下面灰白色的墙体。尽管如此，它还是在那矗立着，仿佛一位年迈的老者，看着一辈又一辈的人路过它又渐渐走远。

县城里的水泥路崎岖不平，顺着它往山下走，青绿色的杂草从歪歪扭扭的石缝里钻出，给这座质朴而古老的县城送上些年轻的生机。路过的地方尽是些清朝留下的老房子，狗尾巴毛茸茸的躯体从破旧的瓦片拱出头摇摇摆摆。木门前三三两两满头银丝的婆婆围坐在一起，粗糙的手捻起针把一块又一块的破布纳成鞋底。和煦的阳光尽数泼洒在婆婆们的身上，银发被镀上一层金色的柔光，从她们慈祥的眉眼间还依稀可以寻见年轻时温柔了岁月的容貌。

若是恰逢过年时节，这条狭

窄小路便一改平日里的冷清充斥着人间烟火气，庙会的摊位见缝插针摆放在任何一片空地上，踩着高跷的戏班子从人群让开的空地中缓缓走过，年轻和不年轻的男男女女办成各式各样的王侯将相才子美人携带着普通百姓最朴素愿望穿过大街小巷。在队伍最后大爷们扛着大喇叭吹奏着代代相传古老到叫不上名字的乐曲，鞭炮在耳边轰隆隆炸开只剩下一地喜庆的红色碎片，新的一年也由此开始了。

小的时候总想着离开，长大后却总想着回去了。我离开了浚县、离开了河南去了另外的省份。这里的建筑很高、街道很宽，人也热情好客，而我却依旧像个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心想要回到那个小小的县城。



《冬天》

20 新闻学刘佳怡



《疫情》

20 新闻学方文灼



《小城》

21 新闻学丁如梦

烟火烟台

20 新闻学 马宇宁

那座城市，它临海，又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做烟台。关于这座城的记忆，它深深的藏于我内心深处，久久未能忘怀。

2018年的暑假，我跟朋友相约到烟台游玩，却因忘记时间误了高铁，大家只好在烟台住下，定明天一早回家的车票。找好酒店看时间尚早，大家决定出去逛逛。我们沿着烟台的街道漫无目的地闲晃，擦肩而过的都是本地居民。微风轻拂过我身侧，裹挟着一点清凉。我闲庭信步，观察着迎面来的路人。头上一片花白的奶奶左手拎着印着奥特曼的书包，右手拽着红领巾歪斜的小学生，嘴里念念叨叨。我不禁联想，大概又是我们小时候听惯的

那一套“校服怎么弄这么脏”、“快点走着，饭还焖在锅里呢”、“回去先洗手，看那个手脏的”……想着想着，又听前面爆发一阵喧哗，原来是小区里的“棋坛圣手”们在相互切磋，围观大爷可不管观棋不语真君子，在各个“圣手”后面指点江山。

走到道路狭窄的地方，我微侧身错开一个一只手拿着菜、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打着电话匆匆地从一地方走出的中年人。抬头看，原来前面是一个菜市场，正是下班时间，市场里挤满了人。回去的路上，夕阳渐起，暮色微合，走在我身侧的朋友突然说道：“烟台的烟，是烟火气的烟吧”。我没有回答，但我在心里赞

同了。

这是一些很平凡的场景，却不知为何能够深刻的印在我脑海之中。即使如今距离看到那些平凡的场景已过四载，但我还是能毫不费力的回想起那条小路上形形色色的人：一边举着收音机一边还要密切关注着变幻莫测的棋局的大爷、归色匆匆的上班族、菜摊边挑挑拣拣的大妈……这些只有我在家乡小城里才能感受到的烟火气息，我在另一座陌生城市里得到了共鸣。

第二天返程，我站在烟台站的长阶上，俯瞰清晨下早餐摊上袅袅升起的炊烟，心中再一次坚定：或许烟台的烟，真的是烟火气的烟。